

淺析《詩經》中「風」的擬聲詞與情感的聯繫

字數：2144

壹、前言

「擬聲詞」即摹擬自然界聲音的一種詞彙，又稱為「象聲詞」、「狀聲詞」、「摹聲詞」。通常是把漢字當成「音標」符號，來構成擬聲詞，而無關字義。¹文人常將其用於詩詞歌賦中，不僅可使文章更加形象生動，還可增加文章的「韻律美」，使文章變得更加琅琅上口。

在中國最古老的民間歌謠總集——《詩經》中，就已有大量運用擬聲詞的記錄。據統計，《詩經》中的擬聲詞共有 156 個，²包羅了自然與人文兩大類聲音，可見在當時，擬聲詞的運用已相當成熟。然而擬聲詞雖然摹擬的是客觀事物的聲音，卻有很大的主觀性³，同一擬聲詞可以表達不同種類的聲音，或同一事物會用不同擬聲詞表現。本文將嘗試以《詩經》中「風」的擬聲詞為例，說明語音與情感的關係。

¹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頁 40。筆者按：擬聲詞是模仿自然之聲的一種詞彙，雖然模仿的是客觀事物的發音，但因為每個人的主觀音感不同，所以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擬音。並且自然界的聲音是無限的，而任何語言系統的音位系統卻是有限的，人們只能透過其有限的音位來摹擬聲音，由此所構成的聲音則必然會失真，這是擬聲詞所具有的兩大特性。因此在擬聲詞的分析上，無需像研究形聲字或通假字那樣進行嚴格的語音分析。具體可參見竺家寧：《漢語詞彙學》，頁 40-45。其次《詩經》中的擬聲詞多為疊字式，即使用兩個相同的字來摹擬聲音。如下文將要分析的「習習谷風」正是此類型。此類型擬聲詞運用在詩句中可加強意象，並較能表現動作的持續性。《詩經》中也有非疊字式擬聲詞，其又可分為單音節、雙音節和多音節。單音節相較疊字式則更能表現聲響的突發形態，適於表現短促、迅速、有力的音響效果，如「匪風發兮」。而有些單音節擬聲詞，實為疊字式擬聲詞之省變，其擬聲作用與疊字式無別，只是為求句型變化。如「北風其喈」意同「北風喈喈」。具體可參見竺家寧：《語言風格之旅》（臺北：新學林，2017 年），頁 171。

² 竺家寧：《語言風格之旅》，頁 170。

³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頁 44。

貳、擬聲詞分析

《詩經》中含有「風」字眼的詩共 20 首，而其中運用擬聲詞來描繪的有 6 首，分別為〈邶風·谷風〉、〈邶風·北風〉、〈檜風·匪風〉、〈小雅·谷風〉、〈小雅·蓼莪〉、〈小雅·四月〉。⁴其中〈邶風·谷風〉和〈小雅·谷風〉同用「習習」來摹擬風聲；〈檜風·匪風〉、〈小雅·蓼莪〉與〈小雅·四月〉皆用「發」或「發發」摹擬風聲。此外，〈小雅·蓼莪〉也有用「弗弗」來摹擬風聲，而〈邶風·北風〉則是用「喈」來摹擬。

一、擬聲詞「習習」

（一）音韻分析

「習」的上古擬音為 $rj\alpha p^5$ 。 r 在上古是一個舌尖閃音，它的發音方式是舌尖部位向上齒齦輕輕拍打一下⁶。 j 是一個舌面前半元音，它的發音與 i 相似，不同在 i 完全沒有阻礙，而 j 則帶有一點氣流摩擦的感覺。 α 是一個央元音，它是一個口形最輕鬆的音，且一般出現在弱音場合。⁷ p 是一個雙唇塞音，屬於入聲韻尾，這種發音特點會使得聲音聽起來格外短促。

（二）文本情感分析

擬聲詞「習習」分別出現在〈邶風·谷風〉和〈小雅·谷風〉中，以下將分別闡述。

「習習」出現在〈邶風·谷風〉的第一章。⁸這是一首棄婦怨訴之詩。所描寫的是為

⁴筆者按：擬聲詞認定參考自向熹：《詩經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凡各家註解有提到「...聲」或「...貌」者，筆者皆認定其為擬聲詞。「...貌」認定為擬聲詞的說法，可參考朱丹寧：〈擬聲詞擬態化在《詩經》中的應用研究〉《長安大學學報》第 19 卷第 6 期（2017 年 11 月）。

⁵本文上古擬音皆取自李方桂系統。

⁶竺家寧：《語音學之旅》（臺北：新學林，2016 年），頁 133。

⁷竺家寧：《語音學之旅》，頁 98。

⁸「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2019 年），頁 21。

妻者育兒持家，克盡婦道。眼看可以有福共享時，丈夫卻另娶新歡，將其拋棄。一方面怨訴丈夫的忘恩負義，一方面還說了些癡情話⁹，表現出纏綿悱惻的心情。目前對「習習谷風」的註解大抵有三種說法，一為和煦的東風；二為連續不絕的大風、暴風，以比喻丈夫的暴虐；三為東風一陣一陣的刮來。各說皆有理，然在此，筆者認為第三種說法較符文義。¹⁰據以上的音韻分析，可以了解「習」的上古聲母是一個舌尖閃音，韻尾是一個雙唇塞音，都體現了一種快速的狀態，並且用雙唇塞音收尾會使雙唇緊閉後，才再發下一個音，這不知不覺中便呈現出一陣一陣風刮來的意象，如此一陣一陣的風也映襯了棄婦纏綿悱惻，難捨難分的心情。而中間的介音與主元音皆非洪亮之音，於此亦可見作者低落的心情。

〈小雅·谷風〉也是一首怨詩，雖各家註解對主旨的說法不一¹¹，但可以發現不論哪種說法都不離「怨」。裴普賢對此有進行詳細且圓融的解說，她認為這首詩的主旨應當是怨婦棄訴之詩，與〈邶風·谷風〉是相同的題材與風格，但她也說：「當然應用於君臣之間，朋友之間，也是可以的。」¹²因此，此詩與〈邶風·谷風〉所傳達的情感應是相差無幾，故也用「習習」來摹擬風聲。

二、擬聲詞「喈」

（一）音韻分析

「喈」的上古擬音為 krid。k 是一個舌根塞音，即舌根爆發音，有急促、快速的特

⁹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86。

¹⁰ 持一說的學者有朱熹、馬瑞辰、屈萬里、王靜芝、馬持盈等；持二說的有姚際恆、裴普賢等；持三說的有嚴粲、高本漢等。

¹¹ 筆者按：一說為朋友相怨之詩，一說為棄婦怨訴之詩。

¹² 裴普賢，糜文開：《詩經欣賞與研究》（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251。

點。r 在上文已作介紹，故此不再贅述。i 是一個舌面前展唇高元音。d 是一個舌尖濁塞音。

（二）文本情感分析

使用「喈」來作擬聲詞的是〈邶風·北風〉。它出現在詩的第二章。¹³這是一篇詩人傷國政不綱，而偕其好友避亂的詩。¹⁴此詩主要表達了衛國百姓因國政暴虐不堪重負，不得不速速逃離的焦急心情。根據上文音韻分析可以看到，「喈」的上古擬音，除了主元音外，其它部分都表現出急促、迅速的發音特點，這一點便和詩旨相互映襯。此外主元音 i 是一個展唇高元音。展唇意味著雙唇是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而高音也意味著聲帶處於緊的狀態，並且在生活中也會發現，當人受到驚嚇時容易發出尖叫，這裡的「尖」即表示高音。因此，主元音的發音特點也不自覺得將作者急迫甚至帶有一絲害怕的心理展現得淋漓盡致。

三、擬聲詞「發發」與「發」

（一）音韻分析

「發」的上古擬音為 pjat。p 是一個雙唇塞音。j 是一個半元音。a 是一個舌面前低元音，這是一個開口度最大，且最容易的音。t 是一個舌尖清塞音。

¹³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宋〕朱熹：《詩集傳》，頁 26。

¹⁴ 屈萬里：《詩經詮釋》（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頁 75。

（二）文本情感分析

疊字式擬聲詞「發發」分別出現在〈小雅·蓼莪〉與〈小雅·四月〉中，而單音節擬聲詞「發」用於〈檜風·匪風〉中。

「發發」位於〈小雅·蓼莪〉的第五章。¹⁵這是一篇孝子悼念父母的詩¹⁶，其至誠至孝、感傷痛極在詩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故此成為了千古絕作。「發」的主要元音 **a** 是一個開口度最大，且最低的元音，這不禁展現了孝子悲痛至極的哀歎。聲母 **p** 和韻尾 **t** 則表現了風聲的急促，這也從側面襯托了孝子的悲涼。

而〈小雅·四月〉描寫的是詩人遭逢亂世，流徙南方，無限憂傷感懷的心情¹⁷。從詩句¹⁸上看會發現，此句與〈小雅·蓼莪〉「發發」所在的詩句非常近似，雖然詩的主要內容不盡相同，但所表達的心情確非常相似，皆欲表達詩人的無限哀傷，所以這首詩同樣使用了主元音為 **a** 的擬聲詞。

「發」位於〈檜風·匪風〉的第一章。¹⁹此詩背景與〈小雅·四月〉相近，描寫的是國家滅亡，作者不得被迫遷徙，望著遠去的故土，內心憂傷靡已的心情。與前兩首詩一樣，也是無限哀傷之情，因此，此處仍是用「發」來作為風的擬聲。

四、擬聲詞「弗弗」

「弗」的上古擬音為 **pjət**，與「發」的上古擬音只差主元音不同，並且它們都出自

¹⁵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宋〕朱熹：《詩集傳》，頁 147。

¹⁶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頁 531。

¹⁷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頁 541。

¹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谷，我獨何害。」〔宋〕朱熹：《詩集傳》，頁 149。

¹⁹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宋〕朱熹：《詩集傳》，頁 86。

〈小雅·蓼莪〉，這意味著所要表達的情感是相同的。但為什麼兩個字的主元音會不同呢？正如上文提到的擬聲詞特性，它會隨著每個人的音感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擬音，並且地區不同，音位系統²⁰也會有差別，這有別於擬音工作，需要細緻嚴謹地擬構。若從文章詞句結構與情感角度觀察，可以發現「弗」所在的詩句²¹與「發」所在的詩句²²具有高度對稱性，兩者之間只改了個別字以求變化。由此便可推斷「發」和「弗」當是同類擬聲詞，只是音感上的不同造成主元音有別。

參、結語

本文從語音聲韻及文本情感分析的角度，初步探討了《詩經》中「風」的擬聲詞。《詩經》中有六首詩用到了風的擬聲，其摹擬的字為「習」、「喈」、「發」、「弗」，它們的發音部位與方法都可以體現作者的情感。在這六首中，「習」被用於表達內心苦悶的詩中；「喈」被用於表達內心焦急的詩中；「發」和「弗」則出現在表達內心無限哀傷的詩中。因此，雖然詩的作者是對同一客觀事物的摹擬，但隨著作者主觀因素，如情緒、音感、音位系統等不同，便會出現同一事物有不同擬聲詞的現象。

²⁰ 筆者按：音位就是一定語言中能區別意義的最小語音單位。具體可參見竺家寧：《語音學之旅》（臺北：新學林，2016年），頁187-189。及高名凱、石安石：《語言學概論》。

²¹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宋〕朱熹：《詩集傳》，頁147。

²²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谷，我獨何害。」〔宋〕朱熹：《詩集傳》，頁147。

參考文獻

一、古籍專書（按朝代）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清〕姚際恆著，顧頡剛標點：《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二、現代專書（按姓氏筆畫）

王靜芝：《詩經通釋》，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2016 年。

向熹：《詩經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

竺家寧：《語言風格之旅》，臺北：新學林，2017 年。

竺家寧：《語音學之旅》，臺北：新學林，2016 年。

竺家寧：《古音之旅》，臺北：萬卷樓，2017 年。

竺家寧：《聲韻之旅》，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19 年。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9 年。

竺家寧：《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2 年。

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05 年。

屈萬里：《詩經詮釋》，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

[瑞典]高本漢著，董同龢譯：《高本漢詩經注釋》，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

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7 年。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裴普賢，糜文開：《詩經欣賞與研究》，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

程俊英：《詩經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謝雲飛：《文學與音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 年。

三、期刊論文

朱丹寧：〈擬聲詞擬態化在《詩經》中的應用研究〉，《長安大學學報》第 19 卷第 6 期 2017 年 11 月。

汪偉頌：〈鳥鳴嚶嚶，雞鳴喈喈——淺析詩經中的鳥鳴擬聲詞〉，《安徽文學》2017 年第 8 期。

李靜惠：〈《詩經》中擬聲詞的重言現象探究〉，《東方學報》第 30 期 2009 年 12 月。

吳春相，劉君章：〈漢語「擬聲詞」演化過程分析〉，《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第 31 卷第 1 期 2010 年 2 月。

竺家寧：〈語言風格學之觀念與方法〉，《揚州大學學報》第 7 卷第 3 期 2003 年 5 月。

陳呂芳：〈聲音與情感——愛論·坡詩歌創作理念探析〉，《語文建設》2014 年第 2 期。

喬秋穎：〈《詩經》擬聲詞研究——漢語表音詞的歷時研究之一〉，《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 2002 年 3 月。

劉天堂：〈論擬聲詞在《詩經》中的運用〉，《通化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6 期 2001 年 12 月。

四、網絡資料

「漢典」網站：<https://www.zdic.net/>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站：<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ccr/#>